

歌手平安：用音乐照亮留守儿童的未来

见习记者 刘兴

他是第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舞台上“天籁的回响”，是第一届中国好声音总冠军，他充满正能量的曲风给人以温暖和力量，是歌坛公认的“暖派唱将”。

他还是一名支教老师，是孩子们口中的“哥哥”，是“最美志愿者”，他潜心支教多年，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心灵，照亮他们的未来。内蒙古根河、安徽全椒、海南临高、贵州三都、云南会泽……在那些传说般存在的偏远地方，总有他支教的身影和孩子们开朗的笑声。

他是歌手平安，“平安音乐教室”文艺支教项目发起人。

和平安聊天，你会知道什么是十足的暖男。他的声音似乎有种魔力，有时你觉得他跑题了，但还是会一直听他把故事讲完。但谈起音乐路上帮助过他的人，平安的语调会略显低沉，尤其在追忆起当年很多老师给予他的帮助和教诲时，他的语速会变得

很慢很慢，你能感受到他心里对老师的无限尊敬。

他说这些人都是他音乐路上的贵人，不仅成就了他的音乐梦想，更教会了他该如何做人。平安说，他在那时就暗自许下心愿，将来一定要帮助更多的人。

平安有一首歌叫《伸出手》，他说每个人内心都是善良的，看到别人有困难时，就要勇敢地伸出手。人和人之间必须互相帮助，才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。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还是酒吧歌手的他，拿着仅有的5000块钱就赶去现场，最后无功而返还着实让他郁闷了好久。

成名之后，稍有经济能力的平安便开始参加各种公益活动。公益路上，平安一直是个有心人，通过多年地学习体验，他决定专心做一名支教老师。平安说公益领域很大，很多项目都很有意义，但文艺支教这种方式更能发挥他的特长，他要专心致志把这一点“做好”。

2017年，平安发起“平安音乐教室”这一公益项目，并得到了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支持。他还专门为项目创作了单曲《姐姐》，歌曲讲述了支教老师像“姐姐”一样守护孩子的故事，虽说他是“哥哥”，但这也是平安的美好心愿。他说他特别喜欢里面的歌词：“我们爱爸爸，我们爱妈妈，我们爱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爱善良，我们爱坦荡，兄弟姐妹，护佑理想……”

平安说，时至今日，文艺支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口号，也不是一年或两年的工作计划，而是贯穿他艺术生涯的使命。他坚信，音乐能带给孩子们快乐，能照亮他们的生活，能让孩子们的未来更美好。

2018中国公益年会，平安是应邀嘉宾。围绕“平安音乐教室”项目，《公益时报》记者日前专访平安，从他的话语中，你会感受到他的初心，他的思考，还有他对公益不懈的追求。



平安和云南会泽的小朋友在云南卫视录影(图片由平安团队提供)

我想为孩子带来快乐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最早接触公益是什么时候？

平安：应该还是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和《直通春晚》之后，从2012年开始，可能是我唱了《我爱你，中国》的缘故，再加上外形比较健康阳光，有很多的公益组织、公益活动开始找到我，希望我能代言推广他们的公益项目，参与他们的公益活动，向社会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我也觉得这些活动很有意义，就这样开始接触公益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从2012年到2016年这段期间，从公开报道中，感觉你涉及的公益领域相当广泛，助学行动、慈善拍卖、环境保护、爱心救助、关爱老人、禁毒教育、乡村支教等，这段公益经历对你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

平安：说实话，刚开始接触公益的时候，我对公益了解不多，对公益概念的认识很模糊，对公益项目的运作方式更是一无所知。所以就想在各个领域都感受一下，通过不断尝试，边实践、边学习、边摸索，加深对公益行业的了解，从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公益之路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这么多年实践下来，你对公益有了怎样的认识？

平安：如果你做的事情能引起广泛关注，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，我认为这就是公益的高度。个人进行一些捐赠，给别人一些物质帮助，我觉得这是慈善。助人为乐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做，我也做过很多，但我觉得这只是个人行为。后来在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后，我逐渐意识到，自己的

一些言行，公众包括歌迷会看到，会关注，会跟随你一起行动，这时就可以去做一些具有公益效果的事情了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找到适合的公益方向了吗？

平安：几年下来，我发现参与的公益活动涵盖了太多领域，尽管很多项目都很有意义，但每个都参与不现实，做公益也要量力而行。况且，有些项目我根本做不了什么，有些项目又和我的兴趣爱好相差太远。做一名支教老师，教孩子们唱歌，我觉得更能发挥我的特长。很多贫困地区学校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，这些孩子在心理和情感上有很大的需求。而音乐、唱歌能为孩子们提供抒发情感的渠道，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。所以，走文艺支教这条路特别适合我。

用音乐为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是什么时候有筹建“平安音乐教室”这个想法的？

平安：从2013年开始，我陆续参加了很多公益支教活动，留意到几个现象：

一是学校软硬件不配套。很多希望小学在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下，硬件设施比较完备，语文、数学等文化课教育还好，但音乐、美术、舞蹈等艺术课程很少，师资力量更是薄弱。

二是孩子的情感缺口很大。大部分希望小学孩子们多是留守儿童，父母不在身边，隔代老人和孩子很少交流，这些孩子在遇到成长的烦恼时找不到排遣的出口，变得多少有些自闭、叛逆。

三是教学断层。有些学校也

开展过文艺支教，但时间太短，孩子们刚刚喜欢上一个老师，刚刚习惯一套教学方法，老师就走了，换来新的支教老师，孩子还得重新适应。

2016年，我加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，参加他们的“送欢乐下基层”志愿服务活动，经过进一步走访调研，更加印证了我的判断，那时就有了做“平安音乐教室”的想法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这个项目具体设想是什么？运作机制是怎样的？

平安：具体设想就是，我来组建一支文艺支教团队到学校教音乐课，以两年为周期，一个月1次，每次4~5天，确保教学的连续性。开始先组建兴趣班，孩子有了一定音乐基础后，我们再建立30~40人规模的合唱团，并逐步推进“平安音乐教室”组建。我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的支持，2017年，中国文联帮我们选择了海南临高第二思源学校、吉林敦化第四小学、贵州三都城关小学三所小学开展支教，2018年初，又增加了云南会泽宏小学1所学校。

具体操作上，我安排专门人员与学校建立日常联系，沟通学校需求，落实对接工作安排，努力协调我们和学校的时间，每月去一所学校，轮流进行，争取做到帮忙不添乱。在学校，我们不参加地方学校接待活动，在中国文联的支持下，自我解决出行和食宿问题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什么样的？快两年下来，取得了哪些成效？

平安：课堂上，我主要采用轻松、幽默的授课方式为孩子们讲解唱歌方法和技巧。课堂外，我带着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《星星

不眨眼》《姐姐》这些歌曲，和孩子们一起排练一起合唱，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唱当地有民族风格的歌曲，比如海南的“哩哩美”，还有朝鲜族歌曲。我还从北京邀请到常年进行合唱教育的老师，邀请当地长期从事合唱活动的指挥家参与进来，用更专业的方式进行支教，孩子们的合唱水平大大提升。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做节目，走上了海南国际合唱节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教育电视台、东方卫视……参加演出之余，我还带着孩子们去北京的天安门、故宫、天坛、鸟巢参观，到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游玩，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。

文艺支教是我的使命

《公益时报》：这两年支教经历对你的音乐风格有影响吗？

平安：我做的公益事情，跟我要表达的音乐理念其实挺吻合的，就是要表现一种大爱情怀。迈克·杰克逊一首《WE ARE THE WORLD》，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非洲难民。我当然达不到那样的高度，但有了支教经历，我会特别关注这类题材的歌曲，而且有过亲身体验，在演唱的时候，脑海里会涌现很多画面，情感表现就会更加地投入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两年坚持下来，有哪些感触？

平安：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告诉我，爷爷奶奶以前和她一直不说话，学了唱歌之后，她回家就唱给他们听，老人听了特别高兴，一个劲儿地夸孙女唱得好。现在，她一有空就给爷爷奶奶唱歌，说是平安哥哥新教的，老人和孩子的交流越来越多，感情也越来越好。我感到特别开心，觉得收获特别大。

由衷地说，我在这一年的支教时间里，并没觉得教孩子们有多难，而是感到时间过得太快，不够用啊。有时在做宣传和签售间隙，没有更多时间去当地支教，我就利用把孩子们请到北京做节目的时候提前上课；利用到当地和孩子们一起演出的间隙，抓紧上课。我觉得，只要有信念，时间一定会挤

出来的。我也希望更多的文艺志愿者加入进来，到贫困落后的地区进行文艺支教，让孩子们在艺术的世界里快乐开心地成长，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美好品格、情操、修养的人。

我还想说，文艺支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口号，不是一个为期一年或两年的工作计划，而是一项需要且必要贯穿我艺术生涯的使命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下一步有什么计划？

平安：两年下来，当地学校孩子学习音乐的热情越来越高，不断有新的学生加入进来，校长和老师也希望能继续教孩子们音乐，所以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开课。

另外，从明年开始，我会把教学方法、教学内容逐渐固化下来，编写相应的音乐教材，希望能带动当地其它学校的音乐教学。

还有就是把当地教师培训起来。我们现在的教学课上，通过示范教学，其它学校的音乐老师也会过来观摩，对他们的音乐教学有很大启发。但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老师，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，教孩子的同时，也给当地音乐老师做一些系统培训。此外，我也希望能把学校的艺术课程丰富起来，不单是我教唱歌，还希望美术、舞蹈界的专业人士也能参与进来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“平安音乐教室”这一项目预期目标是什么？

平安：我希望通过自身长期系统的教学，将“平安音乐教室”打造成音乐公益的模板，给大家作一个示范，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，帮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参加公益年会，你有怎样的期待？

平安：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，想把这些支教故事、这种支教模式分享给大家。另外，如何将“平安音乐教室”运作更规范、更成熟、更便于推广，希望公益界人士能够从他们专业的角度，给我一些指点，以便今后少走一些弯路，尽快实现由试点向示范的转变。